

诗梦梅魂洁, 神交处士多 ——读《缀玉集》

陈文新, 郭皓政

(武汉大学 文学院, 湖北 武汉 430072)

[作者简介] 陈文新(1957-), 男, 湖北公安人, 武汉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, 博士生导师, 主要从事中国小说史和明清文学研究; 郭皓政(1974-), 男, 山东东平人, 武汉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博士生, 主要从事明清文学研究。

[中图分类号] I206.7 [文献标识码] E [文章编号] 1671-881X(2006)04-0525-02

读了《缀玉集》(广州巨慧文化创业有限公司 2006 年元月出版), 我们对萧先生和卢老师的了解比以往更为深切。

《缀玉集》是萧蓬父先生和卢文筠老师的书画作品选集。书分两编: 上编《破雪春蕾》, 主要辑存卢文筠老师画梅的会意之作; 下编《绵邈尺素》, 主要辑存萧先生近年手书吟稿、书札、题词等。关于《缀玉集》的编辑缘起, 萧先生在《序》中有一段说明: “文筠生前曾说, 希望能画成几幅心得之作, 留得丹青在人间, 同时也有不少亲友一直赞扬她的画梅, 想要得到她的作品, 她自己很想印出一本集子来赠送大家, 终由于各种原因, 在见到此书之前, 病魔就把她夺走了! 但是我坚信, 这本由我和渊、萌儿精心编辑的《缀玉集》, 她在天国, 在上帝的白玉楼中, 一定能看到, 她会含笑地感到由衷的安慰!” 是的, 《缀玉集》不是一本普通的书画选集, 它寄寓着萧先生对卢老师的一片深情。法国的卢梭在《新爱洛绮丝》中说: “谁要是自称面对死亡无所畏惧, 他便是撒谎。人皆怕死, 这是有感觉的生物的重要规律, 没有这个规律, 整个人类很快就会毁灭。”人去世了, 去了一个我们所不知道的地方, 我们不再能够相对微笑, 我们不再能够倾心交谈, 这太可怕了! 所以, 晋代的庾亮去世, 扬州刺史何充在参加葬礼时悲伤地说: “埋玉树著土中, 使人情何能已!” 在卢老师去世之后, 萧先生用《缀玉集》留住她的音容笑貌, 留住她的绘画作品, 寄寓其间的深厚感情是难以言喻的。翻读《缀玉集》, 我们为萧先生的这片情愫而感动, 祝愿卢老师在天国的白玉楼中风采依然!

“缀玉”一辞, 取自南宋姜夔的咏梅名作——《疏影》, 借以隐喻洁白如玉的梅花或画家笔下的艺术作品。卢老师画梅, 萧先生咏梅, “蓬诗筠画”, 珠联璧合, 构成一个动人的艺术世界。萧先生和卢老师如此钟情于梅花, 首先在于: 它是一段动人的爱情生活的见证, 它是萧先生和卢老师丰富多彩的人生场景的一部分。回顾萧先生和卢老师的一生, 他们的感情生活如此美好, 他们的心灵世界如此明丽, 他们与梅花的情缘如此动人, 令人油然而生仰慕之意。这些书画作品, 这些诗, 这些诗、书、画的创造者萧先生和卢老师, 组合成天地之间的一道风景, 一道绚丽的人文风景。萧先生《序》中关于他们感情生活的那段回忆是不能不读的: 从萧先生饱含深情的优美文字中, 我们得知, 虽然他们夫妇二人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都是卓有建树的学者, 诗画只是他们的业余爱好, 但是基于故乡人文风教的熏陶, 他们从童年时代起就醉心于传统的诗、书、画, 因此在这方面有很深的造诣。他们在张真如教授家中初次相识, 就是以“诗画为媒”。“从此以后, 咏梅诗作、含有诗意的梅魂、梅影就伴随我们走过罗浮梦境般充满着温馨而神奇的爱情的一生。”每年送亲友的贺年卡上, “筠画蓬诗”, 也离不开梅花这一主题, 如“诗梦梅魂洁, 神交处士多”等。“凡此, 都表明六十年来, 我们的业余学艺和共同鉴赏, 已经把我们的爱情生活诗化了, 把我们的人生美化了。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祸福悲欢, 无论有多大的坎坷险阻, 我们一直都在咏梅的诗作或含情的梅幅中找到心灵感通的桥梁、找到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。这本《缀玉集》, 可以说, 以一种特殊的审美观照记录下了我们的生命律动和心路历程。”这样的感情生活和生命历程, 真正体现出感情和生命的尊严。萧先生和卢老师用他们的诗画记录下这种感情生活和生命历程, 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感动的事情。陈寅恪《元白诗笺证稿》第四章说: “吾国文学, 自来以礼法顾忌之故, 不敢多言男女间关系, 而于正式男女关系, 如夫妇者, 尤少涉及。盖闺房燕昵

之情意,家庭米盐之琐屑,大抵不列载于篇章,唯以笼统之词,概括言之而已。此后来沈三白《浮生六记》之《闺房记乐》,所以为例外创作,然其时代已距今较近矣。”陈寅恪先生的这个意见当然是对的。不过,倘若不苛求的话,李清熙《金石录后序》叙作者夫妇对金石、字画、书籍等文物的酷爱以及节衣缩食搜集这些文物的苦乐,还有收书、校书、饮茶猜书、购副本书等等,娓娓叙来,在古文中毕竟是令人感到特别亲切的作品。故清朝李慈铭《越缦堂读书记》说:“李易安《后序》一篇,叙致错综,笔墨疏秀,萧然出畦畦(指作文的清规戒律)之外,予向爱诵之。”接着李慈铭的话头,我们可以说:在读过李清熙《金石录后序》、沈复《浮生六记》之后,再读《缀玉集序》,那种感觉,确乎同样亲切,同样温暖。一种深厚单纯、终生不渝的爱,是特别能够引起读者共鸣的。

读《缀玉集》,在走近萧先生和卢老师心灵世界的同时,还联想到与人文知识分子的修养有关的问题。

读过《儒林外史》的人,想必不会忘记结尾部分的四大奇人:“一个是做裁缝的。这人姓荆,名元。五十多岁,在三山街开着一个裁缝铺。每日替人家做了生活,余下来功夫就弹琴写字。”“又一个卖火纸筒子的。这人姓王,名太……他自小儿最喜下围棋。”“一个是会写字的。这人姓季,名遐年。”“一个是开茶馆的。这人姓盖,名宽……后来画的画好,也就有几个做诗画的来同他往来。”琴棋书画,四大奇人各擅其一。而书画,实际上是包含诗在内的。这提示读者:诗、书、画,这是传统的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的三种素养。人文知识分子不是一种职业,而是一种文化身分。诗、书、画则是这种文化身分的外在标志。

情感的表现是中国古代艺术哲学的核心,诗、书、画均是如此。唐代的孙过庭在《书谱》里说:“羲之写《乐毅》则情多怫郁,书《画赞》则意涉瑰奇,《黄庭经》则怡怿虚无,《太师箴》则纵横争折,暨乎《兰亭》兴集,思逸神超,私门诚誓,情拘志惨,所谓涉乐方笑,言哀已叹。”人在痛苦时双眉紧蹙,高兴时面容舒展,这种内心情感的表现可以说是生命存在的方式。从这一角度看问题,可以说,古代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,之所以必须具备诗、书、画三种素养,其实是强调:与深沉的理性一样,深挚的感情也是人文知识分子的立身之本。

萧先生的专业是哲学,但他对诗一直保持了很高的兴趣。值得一提的是,萧先生的定情之作《峨眉纪游》即是 14 首五律。诗前小序说:“一九四六年春,与文笥初相识,偕游峨眉,诗以纪怀。”萧先生以诗抒怀,以诗言志,论理(logic)与抒情(lyric)并重,这种“双 L 情结”,是其学术风格的显著标志。他对书法的爱好,也可以从这一角度获得理解。许苏民先生说:“‘史慧欲承章氏学,诗魂难扫蜀人愁’,这是萧先生回忆其少年情怀的两句诗。少年时代的学养往往影响人的一生,章学诚的‘通史家风’和龚自珍的‘剑气箫声’,与犹如初恋少年一般的‘童心’的契合,铸就了萧先生卓然独立的思想品格。”(许苏民《〈吹沙二集〉读后,关于善与真之关系问题的思考》)朱哲先生说:“他既是一位学者,也是一位诗人。”“不仅在学术上慎思明辨,而且在生活中敢恨敢爱,能哭能歌,不仅有澄彻的慧解,而且有深挚的感情。”(《吹沙纪程·编后记》)而我们要补充的是:萧先生的诗写得好,他的书法清逸脱俗,他的感情世界丰富多彩,这正是他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重要标志。

读《缀玉集》,进一步想到了与艺术品的价值有关的话题。

唐代的刘言史写过一首题为《右军墨池》的诗:

永嘉人事尽成空,逸少遗居蔓草中。

至今池水涵余墨,犹共诸泉色不同。

对比是这首诗的鲜明特点。“永嘉人事尽成空”,强调社会现象的不断变化,一切“人事”都毫无例外地如烟云一般消散了;“逸少遗居蔓草中”,进一步点出自然现象也同样在不断变化,即使是王羲之旧居,也不免面目全非。那么,什么才是永恒的呢?诗的后二句含蓄地回答了这个问题:“至今池水涵余墨,犹共(与)诸泉色不同。”“至今……犹……不同”的句式突出了墨池亘古如斯、永不变化的特点。全诗通过前后对比,极有分量地表达了对艺术和艺术创造者的赞美。

艺术与艺术的创造者可以说是二位一体的存在。感觉的敏锐,情感的深沉,心灵的丰满,这是一个艺术家的基本品质。孟子说:“我善养吾浩然之气。”曹丕说:“文以气为主,不可力强而致。譬论音乐,曲度虽均,节奏同检,至于引气不齐,巧拙有素,虽在父兄,不能以移子弟。”韩愈说:“气,水也;言,浮物也;水大则物之浮者,大小毕浮。气之与言犹是也,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。”“气”是生命的律动;“气”是要用生命的强度来测量的。艺术的功能在最核心的意义上可归结为对生命的表达。《缀玉集》之所以如此厚重,《缀玉集》之所以富于魅力,正在于它是承载着生命的艺术。萧先生和卢老师用美丽的人生孕育了《缀玉集》。凡是热爱生命与艺术的读者,一定会珍惜她,珍藏她!